

童年和故乡是永恒的文学主题

——贵港市作家协会第一期写作交流会纪实

整理/岑叶明



上月末，贵港市作家协会在翰林书苑举办第一期写作交流会。贵港本土作家与贵港日报文学爱好者俱乐部成员代表深入讨论对“童年记忆与文学创作”这个主题的理解。本次活动旨在利用交流的形式提高大家的写作水平，也是为接下来的“荷城读书汇”预热，激发市民的读书热情，推进“书香贵港”建设。

岑叶明（主持人，青年作家，笔名叶明岑，广西作协会员）：

感谢大家前来参加贵港市作协第一期写作交流会。 “当我开始写作，就想起童年往事，把童年结合起来，构成了我最初的小说。”莫言承认，“反正童年经验对我的写作至关重要。”童年记忆对作家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。在我自己的创作中，也有很多作品从童年的记忆延伸而来。或许是因为我年纪尚小，还没有很丰富的人生经历，童年的记忆给我提供了大量的写作养料。在座的各位老师，有的到了而立之年、不惑之年，也有人快要“知天命”了。老师们站在各自的人生节点上，回望过去的生活与创作，对这个主题的认识应该有所不同。

梁运义（市作协副秘书长）：

在我个人有限的文学创作中，《老井》是一篇得到认可的文章。它的主体内容就是围绕一口老井发生的童年故事。文章在公众号发出后，在我的朋友圈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，阅读量和赞赏都创下记录，文章还获得了自治区级的文学奖。后来想想，之所以有如此成绩，一是“童年记忆”这个题材本身的魅力，二是我的朋友圈就是老井的朋友圈，老井的童年记忆很容易就拨动了大家那根敏感的神经，引起了共鸣。

我市著名作家潘大林先生，有一本散文集叫《没有电的日子》，读他的文集，你就知道，那些“没有电的日子”陪他度过了童年时期。通过这本散文集欣赏潘老师的童年画卷，仿佛就闻到了一股陈年的青草牛粪的气息，它在你的眼前缭绕、氤氲。

纵观文学史，许多文学大家就是借着童年的记忆，写出了传世的文学作品。我们最熟悉的就有高尔基的《童年》，这部作品真实地描述了作者苦难的童年。鲁迅的回忆性散文集《朝花夕拾》，也有许多写童年的文章。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代表作《城南旧事》，讲述了英子童年时的故事，寄托着作者对童年时光的怀念和对北京城南悠远的思念，表达了让心灵的童年永存的初衷。童年是人生的文学财富，让我们拿起笔，去挖掘、开发这笔不可多得特殊文学财富吧。

李品贞（市作协会员，覃塘区石卡二中教师）：

我的童年记忆有很多，到现在为止都还很清晰，比如说那时候兄弟姐妹多，我和两个妹妹跟奶奶一起睡，每天晚上睡觉前听奶奶讲故事。刚才叶明岑老师讲到，童年是人生的文学财富，我觉得听奶奶讲故事，便是我的第一笔财富。

我们村有一个很大的鱼塘，记得初中的时候，来自博白的历史老师和我去摘玉米，她说：“品贞，你们这里有大海，你怎么没告诉我？”其实不是大海，只是一个鱼塘。我们村叫石卡新旺村，那个塘叫鱼陂塘。到冬天，水干了之后，全村的老老少少都下去摸鱼。鱼塘有很多石块，石块下有许多小洞穴，水干了之后，水底的石头露出来，非常美丽。那时候，全村基本只有我一个女孩子在读书，其他的都是去干活的。到了周末，或者是放学后，我就跟着哥哥们去玩，去抓鱼。

说起来，我儿时最大的遗憾就是那条手腕一般粗的大鱼，真的好大，我没把它抓住，当我喊我哥哥，他们跑来的时候，鱼已经钻到洞里面去了。每次碰到“童年”这个字眼，这些画面就会跳出来。

凌丽（广西作协会员，小学教师）：

关于童年，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三毛写的一本书，叫《我的宝贝》。她在那本书里写她童年喜欢的杂物，小石头、羽毛等，她把它们写成一篇文章。这本书对我的启发非常大，我也从小喜欢杂物，像手工、戏剧、阅读、珠宝之类的我都喜欢。但我不知杂物可以这样自由地被写在文章里。后来，我也学着三毛，把自己喜欢的东西都写出来，合成一篇文章，叫做《清欢九则》，《广西文学》选了其中七则刊发了，这是我的处女作。

这篇作品写了我童年时跟祖母做的手工拼布，还写了戏剧、珠宝，自己种的花等。我从小很喜欢看戏，不是我们本地的戏剧，是杭州那边的越剧，还特别喜欢杭州一个很著名的女小生，叫茅威涛，我身边的人都知道我很喜欢她。越剧舞台剧很唯美，场景偏蓝色系，剧中有一些禅味的唱词，比如“人生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”等。现在，再回过头去看这些东西，就会觉得很亲切。有人说我的诗歌比较简洁，还带有一点点哲思，其实就是童年喜欢的那些东西对自己的小小的影响。

梁勇（广西作协会员，市作协副主席、港南区作协主席）：



我觉得，童年就是故乡，这两者是融在一起的。童年在哪里，故乡就在哪里。当我想写东西时，好像顺着这一条河寻找它的源头，找来找去，发现泉水流出来的地方是我的童年、我的故乡。

我写的小文《老厅堂》获得第二届广西网络文学大赛一等奖。一位编辑告诉我，评审老师说这篇文章写出了一个个时代的记忆。后来，朱山坡老师把它选编进了《文学桂军二十年（散文精选）》。这件事让我反思。回头看《老厅堂》，确实把我前半生的很多事情都写进去了。从那以后，我有点自我清醒认识：都市、青春、情感等题材，自己很难驾驭，就写童年、写故乡。

印象中，从2014年开始至今，我发表了两三百篇小文，百分之七八十都来源于此。所以，童年记忆和我的文学创作密不可分。童年与故乡同在，故乡在哪里，童年就在哪里，两者就是我的乡愁。而且我认为，过去的都是童年，过去的都是故乡，所有过去的记忆都可收进童年的魔盒。而在写的时候，我会尽量加一些时代的印记，像我写小时候捉鱼，有的比我年纪大十几二十岁的读者都说，哎哟，看了你的文章觉得很熟悉，捉鱼的情形跟我小时候一样。

至于怎么写？个人觉得，一是文字简练点，感情节制点（不是无情，含情至深却隐

藏、沉郁），谋篇留白点（避免像拍照那样还原，面面俱到）；二是写得有点趣，一本正经地风趣幽默，别让读者睡着了。

覃红梅（市作协理事）：

我人生中的第一张奖状就是作文比赛一等奖，四年级的时候，这张奖状是全校第一名的，还得到了一本非常精美的硬皮笔记本。当我拿这张奖状回到家的时候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我爸爸非常高兴，全家人都很高兴。爸爸把奖状端正地钉在墙上，这让我觉得我在家里面的地位一下子就高了许多。讲起我的童年，进入写作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

其实我对写作一直处于又爱又怕的状态，尽管老师、同学都很羡慕。写作之所以让我害怕，是因为从小看到的那些作家，他们的生活都是非常的清苦，好像你一旦成为作家，你就必须过那样的生活，所以我一直抗拒，成为一个作家的渴望并不是那么强烈。

那是什么促使我这几年来又开始写东西了呢？说到底也是老同学们的推动。分离多年之后，同学们重新相聚，他们在同学群里整天夸我，说我是“才女班花”，我不敢告诉他们我已经有20年没写过任何东西了。我怕他们会失望。我反省了一下，感觉自己这些年来确实缺少点什么，我得重新找回点根基，不然人就太虚无、太缥缈了。后来在2018年覃塘区作协的年会上，徐主席他们的话又给了我很大的触动，我回去想了一下，就开始着手写《饥饿的自留地》。可以说这部小说的取材，百分之八九十就来自于童年的记忆，是我童年经历的再现。

前面大家说的都是关于童年非常美好的记忆，但是我的童年刚好是相反的，我的记忆比较沉重。我写《饥饿的自留地》的时候，确实感觉真的是饥饿的状态，不是肚子的饿，是精神关爱上的极度匮乏。当时我想，写完《饥饿的自留地》这个长篇之后，我再也不会去写童年的任何题材了，因为写这个是很困难的。但是，刚才我听了大哥还有梁勇说的一个观点，就是我们的创作要回归童年。我回想了一下，我们童年里面可能会有阴影，但是阴影当中也会有一些灿烂的阳光，所以之前说以后再写童年之类的话，自己又给否定了。

谢珊梅（市作协副秘书长，贵港日报童心圆小记者签约教师）：

关于童年的记忆，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像梁勇兄说的那样，童年就是故乡，写的都是乡愁，一些小事情。我们现在还在故乡（城市），所以我们的故乡要缩小范围，是以前那个村子里边。更加小的来讲，就是以前的那个家。所以很多人在写童年记忆的时候，我觉得更多讲的是自己的乡愁。现在的很多作品，起码我看过的大多数作品，无论是长篇小说也好，还是散文、诗歌，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乡愁的记忆在里边。

每个时代不一样，比如说20世纪80年代的童年跟90年代的童年不一样，你写出来的作品多多少少会有那个年代的记忆，读者会收获很多共鸣。我是有空就会写一些，讲的都是我身边的人，父母和亲戚朋友。我的童年过得很快，虽然说家里不富裕，但是兄弟姐妹和父母的感情都非常好，留给我的记忆都是特别好的。所以要写东西的时候，我就不由自主地想到要写童年，因此我觉得童年的记忆和文学创作对我个人来说，是特别重要的文学财富。

朱昶丞（华中师大中文系研究生，江南中学语文教师）：

我当高中语文老师差不多十年，在课堂上教写作，跟我们现在谈的文学创作是“两码事”。我教的多是“八股文式”的应试高分作

文。现行新高高新课改，学生写作是要写出真情实感，而不是假大空的文章。我们很难教学生写出“真作品”，这是我、也是很多文化落后地区的高中语文老师所面临的作文教学困境。学生时常会困惑并私下议论：我们的老师，他自己都不写，只会教些死板的文章，我们怎能得到提升呢？带着教学的困惑，我来到这里。

关于童年记忆，我觉得要把这个时间概念放进去。为什么人越老，他会觉得时间过得越快？因为童年时接触的是百分之百新鲜的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遇到的新鲜的东西变少了，所以就感觉时间过得快。我觉得写作的一个目的，就是它会促使我们去不断阅读，不断接触新事物，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充实、丰富、多彩。

岑叶明：

大家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，接下来我也谈谈我自己吧。

我童年的经历比较深刻。刚开始，还没读书之前很开心，无忧无虑。但自从父母离异之后就变了，生活好像一下崩塌了，这是我聚焦童年写作的第一个坐标。第二个坐标是奶奶的病重，那之后，生活变得非常贫困。第三个坐标是一次叛逆，因为我太调皮了，父母离异了，没人教，六年级的时候去学校把办公室的门撬开，把试卷撒得到处飞。这些经历使得我的童年不太一样。刚才红梅老师说她的童年是因为看了太多超过年龄的书才比较早熟，而我是一种被迫的早熟。经历这些事情之后，我受到了很重的惩罚，身边的朋友都不敢跟我玩，把我孤立出去。那是我生命中最孤独的时光。

到了中学后，我从文学里找到一个宣泄口。那之后，我一头扎进文学里，越扎越深，扎到了现在。我必须回头写童年，其实是一种追问，也是一种生活的记录。那时候的生活跟现在显然是不一样的，大时代的环境发生了改变，还有城乡的巨变，和我个人的成长，这些都是我笔下写的内容。我要回去追问，过去为什么会发生那些事？只有追问才能让我的心灵得到安宁。答案是什么，我还没有找到，这是一种漫长的过程。

本次交流会到这里，时间也快到了，最后有请徐主席作总结发言。

徐强（中国作协会员、市作协主席、贵港市全民阅读促进会会长）：



举办这样的交流会，有几个用意：

第一，就是通过我们小范围的内部交流，可以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。首先，我们通过这样的交流增进了了解，然后提升我们的写作水平。有交流才会有提高，我们要形成这样的氛围。

我经常讲，作家就是要拿作品说话，不要像我们平时随意所讨论的那些问题。不是不能讲，但是不要用水的方式去讲，最好是通过我们的作品去讲，比如说社会上哪个事件，你有什么看法，你用你的作品来说，不要打口水仗。

第二，是为“荷城读书汇”预热。这是比

较正式的读书会，要求每个人都要把整本书读完再发言。我们这些作协会员是最应该读书的人，但阅读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窄。为什么潘老师写文章那么有深度、有文化的底蕴？就因为他读了很多书，他自己买的书也很多。

经过大量的阅读，自然而然会形成自己的一些想法。写文章，其实就是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。言为心声，只有心里面真正想表达的东西，你才会拿起笔去写，如果不是这样，你写出来的东西是硬生生地造出来的，像有任务压着你去写一样。有自己真实的感情，有自己真实的观点，有想要表达的欲望，我们才会把它形成作品，这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。

第三，是通过这种方式向社会传递一种信息，我们还是有人在读书的，而且是能够读出一二东西来的。

说到童年，刚才梁勇也讲了，童年往往是跟故乡联系起来的，很多著名的作家，其实到最后都会写到他自己的童年和故乡。像林白最近发表在《十月》杂志的长篇小说《北流》，就是以自己的故乡作为题目。不管你去到哪里，不管你走多远、地位怎么样，始终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童年，回到自己的故乡去，来总结自己，来总结自己的一生。莫言也是，他就写他的故乡高密。很多作家，其实他写的东西就是他童年的活动范围，他故乡的一个很小的范围。我相信童年和故乡是一个永恒的主题，只要有文学，肯定还会有这方面的作品。

总之，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不断提升我们自己，能取得多一点成绩，这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之一。

覃丽（翰林书苑执行董事、总经理）：



我从事图书行业已经有25年了，所以也算是在深耕这个领域。一心只卖一本书，因为有这种情怀，才坚持做了下来。

翰林书苑面积那么小，怎么把它做成有灵魂、有文化的一个综合体？当时思考了很久。后来去广东走一走，到沿海发达的地方，到广州、东莞、佛山走了一遍之后，我的想法就落地了。我们翰林书苑是请广东的设计师设计的，大家也看到，我们的硬件是做得比较好的。但是如何推广全民阅读？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。

初心还是那样，就是让所有的人都能成为读书人，让贵港有一间像样的书店，让大家能够在这度过一整天。我这里有3360平方米，里面有大家所看到的图书、文创产品，还有体育综合体、艺术中心，把琴、棋、书、画融进来，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进来。

我们希望通过贵港日报社、贵港日报文学爱好者俱乐部、贵港市作家协会、贵港市全民阅读促进会以及各部门、团体的支持，大家一起为推进全民阅读贡献力量。我也不知道这条路会怎么样，但是我坚持要走下去。今天有缘和各位老师在一起，我觉得很荣幸，也希望大家以后多提意见，多多指导，让我走得更远、更高、更远、更强。

写作交流会（第一期）

主题：童年记忆与文学创作

主办：贵港市作家协会
承办：翰林书苑
协办：贵港日报文学爱好者俱乐部 贵港市全民阅读促进会